

当爹不容易
不容易



第一章

初为人父

生活到处都是感觉，感觉是种神奇的东西。它似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着我们的观点，激励着我们的意志，劝导或直接谴责我们，不要做重复的事。感觉让我们过滤生活，看清一些，也让一些变模糊。

在我生命之秋，我尝试着把这些感受列个次序。是的，列个次序。你可能从来没有尝试过……

十一岁那年，我和我的家人离开了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叫鲍德温的小镇，搬到南加州橙县的一个新家，那地方确切地讲，叫富勒顿。我父亲必须在公立学校教两年书才能拿到证书，那时一名密西西比州的老师工资与大城市贫民区里伸手要钱的人挣得差不多。真的，1962年木兰花州持证教师年收入全美属底，仅3560美元，而加州偏高，有6900美元。

当爹其实不容易

加州，我们来了。

我们挤进单程出租的宽大轿车，沿国道 66 号向加州的圣贝纳迪诺行进。三千多公里，沿途我们经过城市、州县、沙漠、草原、河流与山川，那些我做梦都没去过的地方。

最后我们翻过圣贝纳迪诺山区，我第一眼看到山脚下如此华贵的加州城市，我被美呆了。加州，我的新世界，从未开启过的声色宝藏，在从密西西比州移居而来的十一岁少年面前呈现了。那光景很殊胜，感觉奇特：激动，担心，震撼，期待，猜测，幻想。所有这些感觉合在一起，成了我年轻生命的感觉记忆。感觉自己沿着梦幻般的路，走向了新的山与谷，与别的路会合了，又分开了，最终到了那个心所向往的地方，在那里我成了我自己，做我要做的事。

是的，这个感觉正是头三种感觉之一。

我一直喜欢女孩子。这一点无可否认。上苍造我时，给了我一种能力，当喜欢的人走过我身边时，我不会错过。我时不时地享受这种男女朋友的关系，有时蜻蜓点水，有时攻于心计。这样的情怀贯穿于我的年轻生命。我一生认识一些美妙的 XX 染色体，孩提时代可爱的佩吉、芭比、艾米丽、露丝玛丽、琳达、莎丽，青少年时代的康妮、玛戈、

朱蒂、黛比，再到成年时代差点脱钩的露西、朱蒂。她们个个都是好女孩。有些无疑在我人生中帮助我做出正确判断，让我拥抱生命，没有她们或许路走得很苦很累。这也就是常言的挚友。我真心地感激她们。

假如不是书写而是讲述，我一准唱一首《给所有我爱过的女孩》，给那些所有美好的记忆。

是的，这些女孩们都可爱且特别。那些与我待过几年的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她们可爱且特别。可当我在1973年遇到黛安，我知道她可能是那个单子上的最后一名。

好事总花点时间，男人有时总显得呆板，像拖车的套钩，给力与拉力总显得被动。男的生来就那样，他只管出牌。尽管如此，我与黛安的关系仍然有点出乎寻常。不久，我发现我们的关系不会让我失望。

认识黛安不久，我回几百公里外的大学念书。我就是这样离开了，也没有留下正式的承诺。仅仅过了两个礼拜，我感觉到我想要什么了。你可以用最后一张邓肯钻石店的优惠券打赌，我不会等到感恩节假期再去橙县。

电话将成为我的最好的朋友。

1973年9月10号，我拿起厨房墙上的电话，那是个

西电子公司 2554 型号的樱桃红色电话，我摁了一串数字按钮，接通加州普拉森的拉达茨家。心吊在嗓门儿上，腿发抖，像是在仪仗队里敲鼓行走，肺里呼出的二氧化碳可以供整个森林呼吸。那会儿身体都散架了，可以进加护病房。脑子里一直响着电话拨打等待中的声音，等对方接电话时，神经都搭不上了。有这样的研究报道，“人脑在超短时间内能同时处理与反应如此高难度、大数量的信息，且有莫里斯先生这样的经历的，从神经学、感官功能和化学反应上来说均不可能。这样的例子在 1973 年的 9 月 10 号晚间发生了”。

上述研究加了引号，是因为这是我编的。若有人真做类似研究，我准保证结论是同样的。

黛安的母亲琼安接的电话，我记得当时我挺开心的，细节有点模糊。电话的铃声好像响了超百千亿次数，我有足够的时间昏厥两次，咬断三个手指甲盖。

“喂？”

“哦，喂，是拉达茨女士吗？”我有点儿结巴，“我叫凯文，凯文·莫里斯，黛安在吗？”

“噢，是凯文！你好吗？”

“我挺好的，谢谢。您呢？”

“我们都很不错。我想妮妮在的，稍等，我去喊她。”

然后就是一段空白的等候。

仿佛掉进时间的空洞里，像是已经过去了四个星期，恍惚之间听到黛安细甜的声音。

“凯文是你吗？”她听起来挺开心的，我当时忐忑的心很难判断。

“喂，是我。”我试着附和她的快乐，但舌头打结，感觉又粗又硬，舌尖卡在喉咙里，鬼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但不是无所畏惧，这点我肯定。

接下来的大都是闲聊的话。她说她很开心听我说学校不错，我喜欢我的公寓和室友；她也忙这忙那。我很惊讶她还没有找个其他的帅小伙替代我。

好了，我只剩最后我想表达的。我知道我要说什么，就像一个大富豪头上的花帽那样引人注目。我终于到了路口，我得想好说怎样的话。我想，不论我怎样措辞，口气如何，我都得面对即将来临的情感的敌人。

我不是说黛安，她不是敌人，不是情感的或别的。勇气，我在说，勇气。

“我……啊……想了……嗯……好多，我想……嗯……我的意思是，我在想，你是否……啊……你是否……愿意嫁给我。”就那样我说完了。

“我愿意！”

没有停顿，没有迟疑，没有需要澄清。也许是没有得让我想想，回头再说。

至少我想没有停顿，我的时间观念也许有偏差。也许那个回答是我问话之后 27 分钟，我当时脑袋一团混乱。

不管多久还是没有多久，答案是愿意。

她说愿意。

哦。

就那两个字，我又一次看到 1963 年元旦我看到的圣贝纳迪诺山丘下边延绵的路以及它展现的美好未来。现在我更能看到那些高速公路通向更远处。从这里，我将承受快乐、挑战、悲伤、失败，所有的机遇都是我的，这样的情景像是在电影里。我那一刻知道好事来临了，而且更多的好事会接踵而来。我的担心消失了，思绪清晰了，注意力集中了。所有这些凝聚成最完美的组合，希望又确信，激动又淡定，期待又耐心。

那，就那儿——上述是我的头三种感觉之一。

黛安与我结婚了。不多久，她怀孕了。白天接着黑夜。对我们而言，生娃是结婚后顺顺当当的下一步，重复祖祖辈辈做过的事。我们为孩子祝福，期待他们长大成人。我

们也没有怎么计划，就跟现在的年轻人一样。真的，没有规划，孩子就来了。

别误会，我们对即将降临的孩子激动不已。黛安家共有七个兄弟姐妹，以现在的标准看是个大家庭。我家四个孩子，算是中等家庭。我们的原始家庭多少对我们有影响，我俩都想有自己的孩子。

我们要的是现实。尽管有时早上黛安会有妊娠反应，弄得我俩紧张兮兮，但我们还是欣喜超过害怕。也感到卑微，我们要为人父母，全权负责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抚养成人。

预产期快到了，我是说说容易，想着这么个小不点要与我们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几十年。在1975年，孩子蹦出来前父母不知道娃儿是男是女，当时不足为奇。因为不知是男是女，家里为即将降生的孩子准备的房间刷成黄色绿色相间，在准妈妈庆生欢聚会上，亲朋好友买了好多男女娃都适合的小连衣衫和小靴子。我们那时也买不起太多的东西，也不希望买好多粉红色的衣物却发现降生的是男娃。

黛安快临盆了。别人都说四十礼拜怀孕生娃，很精确似的，但我们总觉得这小家伙随时都会没有给我们通知就降生。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通知。黛安察觉到了。

没多久，我也察觉到了。也许我有点慢，最终我还是察觉了。黛安的肚子像河马的一样，小家伙一天天长大，希望今天就是那一天。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开始急了，急得像是犹他州的民主党。每天我上课，然后晚上做工，照顾八名残疾儿童。我耳朵都竖着，时刻注意每个电话铃声。急，咋不快生啊。觉得孩子生下来，我们就能赶紧到附近的大学给孩子注册。

我都觉得黛安有可能在我上课的时候把孩子生下来，那时又找不到我。只有将为人父的人才能理解，一周7天、每天24小时祈祷自己的心肝宝贝出来时与自己的作息时间是冲突的，而我能在那一刻找得到一个电话。

预产期过去整整四个礼拜了，我和黛安到医院看平时给她做检查的医生。我俩专心地听医生说，肚子里的小家伙好好的。他坚持说，啥都不用担心，一切都好好的。

“哦，也许对你来说一切都好，”我冲着这个太有耐心的妇产科医生说，“可对我太太来说，整个都拖得有点久。我与她有同感。”

这位戴着手套、装备标准的男医生笑着，设法平息我

这个变得越来越不耐烦、焦躁的准爸爸，我怎么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儿。我没日没夜地担心，真是受够了。我父亲常说，我受够了，再多就生事。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医生，办法只有一个，他必须让黛安进医院，帮帮忙。要不然，我和已经疲惫不堪的产妇，带上 30 毫升蓖麻油，开车到附近的山谷里自己弄去。

晚上 6 点，我们住进了当地医院的产房。没等别人问候，黛安就已经气喘吁吁，做好生产的架势。之前我陪宝宝的妈妈去上生产的课，学习如何呼吸与用力。到这时感觉啥都没学到。见鬼，我平时自己头发分哪边有时都搞不清，哪里知道分娩时那么多的用力与支持原则。我手忙脚乱弄得与黛安一样气喘吁吁，却像公猪的奶头一样没用。我所做的似乎只有加剧黛安的痛苦。悲惨，看这样无畏的女性全凭自身的力气，没有用药，没有在脊椎上打麻药，连按摩头皮也没有。她挣扎着，勇敢地挺着，抱怨比我少多了。她经受痛苦，我的好言好语似乎都成了匕首，而不是玫瑰花瓣。

女人的生产应属人类痛苦之首。相比之下，男人感受的刺痛变得无足轻重。看看，我们男人从出生到埋进黄土都被灌输着这样的教义，我们是天神守护，城堡的看守者，家庭卫士。我们守卫家园。我们把苦痛，伤害，委屈，危

当爹其实不容易

险拒之门外，让孩子与老婆免受磨难。我们时刻准备着克服困难，挑战危险，甚至决斗，以免让家人受苦。

可是在生孩子这个节骨眼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人经受超乎寻常的痛苦，却什么都做不了。

无能为力。

谈论痛苦的话，这就是。这是终极的痛苦，只有做父亲的才能体会，也只有做父亲才能理解。

我们得到的回报却是：“走远一点，以后再也不要碰我。”

看看，为人父在爱人生产时经受无助的煎熬。我们得额外多付出一些东西。我们承受鞭打，每一次阵痛，针刺，宫缩，用力、等等、不要用力，好像都是男人们的罪过。本来嘛，决定生小孩时是两个人的事，而这时所有脏活都是做父亲的错。这么简单有效的推断不是言语能表达的。男人也该大吼一声，在夜深人静时双膝下跪，祈求性灵顿开。

那是 1975 年 10 月 14 日凌晨。

就在我无助无用、心力交瘁的那一刻，安妮降生了。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是一个强大的冲击，一边是甘愿忍受痛苦的母亲，另一边是勇于承担背叛与攻击的父亲。

娃儿第一声啼哭，细而尖，如星火却欢愉。这声音是我从未听过的，也未曾想象过我能听到。它犹如天使降临，向我飞来，那声音刺过我的心与灵，那样的感动我发誓从未有过。

那一刻，我想起儿时随家人翻山越岭时设想人生之旅、未来之路。这回是真真切切的，我的人生之路，不是简单地与另一人交错。这一次要复杂得多，好比一个众多高速公路的汇集处。

安妮的啼哭预言了她的生活在向前，开始会跟我一道，以后会转向自己的道。尽管分道，但我仍能看到，不，能感受到那个道路是延续我的意愿、我的价值、任何我觉得重要的一切。我感受到这条路最终伸向何方，伸向我无法触及的地方。但我女儿可以，她能感触那个地方。

那一刻，我的心静不下来，思绪排山倒海，纯正，美妙，无处安歇。

对啦，那种感觉就是头三种之一。容我再尽兴一下，把我当个顽皮男娃。我所能做的是归类，标签“头几种”感觉，不，这个描述仍不妥帖。我在快写完之前，作个劝说，也许那样会更接近我要说的。

孩子的第一声哭很难说比我十一岁时第一眼看到加州那一刻更振奋，或者说比黛安在我向她求婚时她说“我愿

意”更美丽。但是娃儿哭声带来的新奇，纤细复杂，那样的情感与上述情感显然不同。

看呐，这份情感如纯净雨水，沿着橡木桶边溢出，浸入黑色沃土。我直觉意识到，这份情感是独特的，巨大的，因此而诞生类似的情感。我无法数清，只知道它们会来，像确信格林·琼斯（Green Jeans）的裤子不是蓝色的。我会在今后的岁月一次又一次地享受到惊诧与欢乐。

我知道我还有之后两次听到娃儿们的哭声，看到两个儿子克里斯托弗与杰里米的降生。我会看着孩子们长大成人，做好多有益之事，然后婚嫁给特别的人，组织自己的家庭。

我知道今后有至少九次机会做爷爷或外公。我会与黛安一起与儿女们一起看到孙辈们降生，看他们长大成人，做好多善事，然后他们会婚嫁给特别的人，开始自己的家庭。我与太太和子孙们看到曾孙们降生。如果上苍给我们足够长的生命，也许我们能见证他们奇妙的生命旅程。

当我第一个孩子生下来，我感到，不，我能预知，我在今后的人生里一次又一次地享受这份欢愉，直到永远。对啦，这份感觉不是简单的头三种，我的朋友，那是所有情感之最。

其实
当爹不容易
不容易



第二章

婴儿食物与打扮

很多时候父亲是不在家的。他们在工作，处理杂事，与儿子们打球，等等。反正他们在外边。

说起来有点丢人现眼。男人的真本事不是在办公室，不是在大街上，也不是在篮球场上。他的能耐是在孩子们所在的地方。至少我发现是在那里。

这样说有点沮丧。但我打赌，天地造化让父亲不待在育婴房。这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宝宝出生后头几个月里，照顾她是挺难的，并不是每个寻常男士都愿意积极地投身于看护孩子这样乱糟糟的让人皱眉的差事。

公正地说，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基因或者我们的性别，因此而造就了这样的社会规范。不管是啥起源，一般的父亲角色就是没有心思与耐心绕着育婴房转。

也不能责怪我们做父亲的。那差事看着就有些头大。比如尿片，装在里边的怪物最好扔得远远的。娃儿吃的东西都是过滤了的，纯而又纯的奶啊、浆啊之类的，一部分